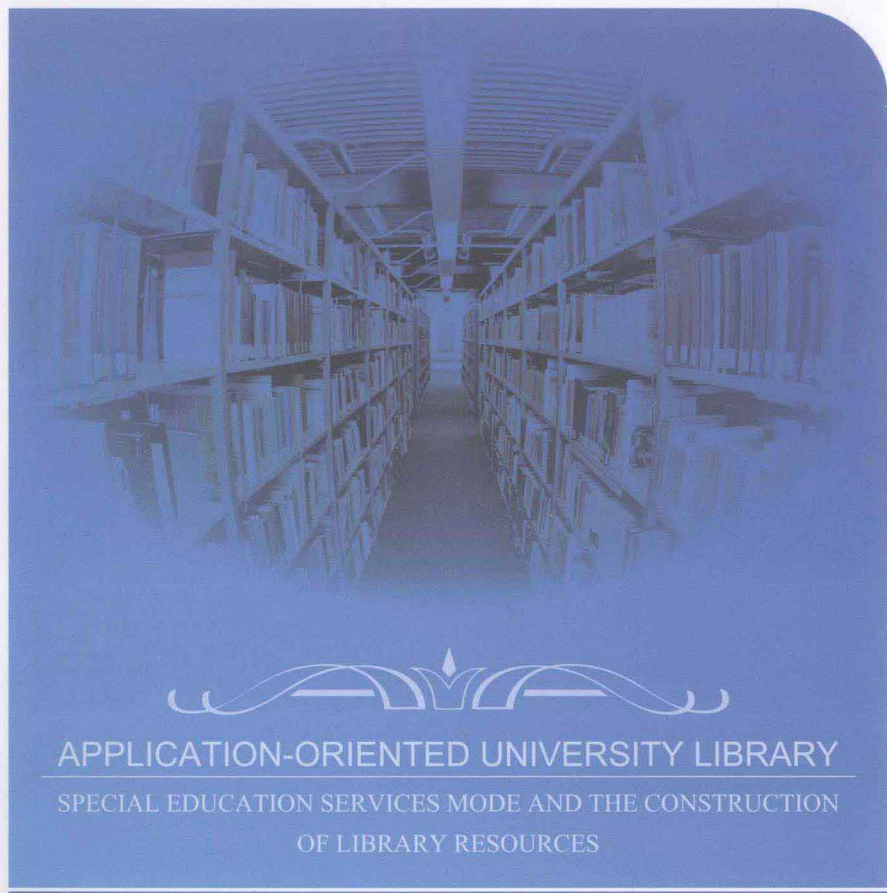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Y LIBRARY

SPECIAL EDUCATION SERVICES MOD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RESOURCES

应用型大学图书馆 寺教服务模式及馆藏资源建设

陈军科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Y LIBRARY
SPECIAL EDUCATION SERVICES MOD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RESOURCES

应用型大学图书馆 特教服务模式及馆藏资源建设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应用型大学图书馆特教服务模式及馆藏资源建设/陈军科.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 - 7 - 5136 - 1335 - 4

I. ①应… II. ①陈… III. ①院校图书馆—馆藏建设—应用—特殊教育—教育研究 IV. ①G76 ②G258.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3935 号

责任编辑 潘 静 王 建

责任审读 霍宏涛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封面设计 华子图文设计公司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 刷 者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 1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6 - 1335 - 4/F · 9175

定 价 35. 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 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8359418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 (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68344225 88386794

前 言

高等教育现代化与面向世界的特殊教育

教育面对的是人，教育的根本功能在于促进人的发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以人为本”。近一个世纪来，人类正酝酿着一场新的生存形态的变革，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佩鲁、迈尔斯等人所说的开始着一场“人的转型”，这场革命必将成为我们所面临的 21 世纪的人的教育主题，它将关联、牵动着整个社会的变革与发展。罗马俱乐部报告指出：一个新型社会只有在其形成过程中有新人产生时，或更确切地说，只有当今占优势的人类各结构彻底变革时，才能出现。为此，将人的转型作为新世纪高等教育国际化思考和实践的主题，是现代教育的自觉意识表现。在这场以“人的转型”作为新世纪高等教育国际化思考和实践的主题活动中，高等特殊教育无疑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推算，截止到 2006 年 4 月 1 日零时，中国各类残疾人总数为 8296 万人，其中视力残疾 1233 万人，听力残疾 2004 万人，言语残疾 127 万人，肢体残疾 2 412 万人，智力残疾 554 万人，精神残疾 614 万人，多重残疾 1352 万人。^① 残疾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如果缺少社会的关心与帮助，他们难以自

^①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6 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立生存。因为他们除了身体上有残疾，在精神上与健全人有着相同的追求。我们应该让残疾人不仅承担社会代价的后果，也享受社会进步的成果。正像胡锦涛总书记所说：“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一、社会转型与“人的发展”

处在野蛮时代的原始初民，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能力和认识能力十分低下，几乎完全受着自然力的支配，氏族制共同体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社会前提，人与人结合成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群体，人依赖人的共同体，是当时人之存在的主要形态。这时的人尚未完全脱离动物式的群居状态。个人与其所属群体处于直接同一体之中，作为独立存在的个人实际并不存在。

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解体的几千年里，随着人类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的需要的结构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动物式的生存需要不再像在动物那里构成生活的全部内容，而是逐渐从属于人的社会需要。以各种形式反对人身奴役（自然的、社会的和精神的），挣脱人生苦难枷锁和羁绊，成为人的普遍要求，具有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的人开始出现。但这种具有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的主体的真正觉醒和解放却是到了资本主义产生以后。产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兴起，使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开始出现，这就是马克思说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但在尚未充分发展的工业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及以追逐金钱及物质私利为本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种个人实质上还是以一种彼此分离的、孤立的、封闭的方式而存在着，莱布尼兹就把个人视作为“单子”，而基尔凯戈尔所阐发的人格就是“孤独个人”，认为只有“孤独个人”才是具体的、唯一的、具有真理性的，“公众是一个抽象名词而言”，互相之间是不可理喻、不可沟通的。这种

分离式个人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主客体关系上，是相互对立的，对客体以占有为目的的；表现在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上，是排他性的，是以他人为工具的；在自我关系上，则“自我”等同于他的占有物，人被物化、异化。这种分离式的存在，一方面导致了人的对象性关系的贫乏化，每个人所能把握的对象性世界以其占有为前提。而在资本的占有下，工人们被固定在某种分工中，从而也使他们只能禁锢在某种对象性关系中。物的丧失，意味着对象性世界的丧失。人与对象性世界的关系既是限定在其占有中，也必然造成人的本质的萎缩，关系的绝对贫困。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私有制已把我们变得如此愚昧和单纯，每一个对象，只有当他们为我们所有，也就是当它作为资本为我们存在，或者被我们直接地占有，吃、喝、穿戴、被我们所居住等等，简言之被我们所使用时，才是我们的”，“一切肉体和精神的感觉为这一切感觉的简单异化即拥有感所代替”。^① 换言之，在不发生占有关系的世界中，也就产生不出任何肉体和精神感觉。原本是丰富的对象性世界遭到人与人关系的分裂与遮蔽。另一方面，这种存在方式又造成了社会关系的异化。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封闭与对抗，表现为人类的本质力量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也就不能为人们普遍地、充分地享用；利害的冲突，又使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理解与沟通难以实现。人类意识发育受阻，人不能自觉地进入世界历史的进程并推动其前进。正是分离式个人的生存状态导致迄今为止世界历史性个人只能以一种异化的方式处于缓慢的进程中。

到了当代，特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人的生存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性的经济、文化也在加速这一过程的形成。

首先是，人类的生产实践已经日益趋向于全球型、复杂系统

^①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77.

型。这种类型的生产要求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开展,从地方性的发展走向世界性的发展,各种局部的生产活动也在国际性的分工协作之中紧密联系在一起,互相依赖结成为一个整体,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有人所形容的“整个地球俨然成了一个大工厂”。这种生产实践格局的改变,是人的生存状态的根本性改变。在这种新的实践格局中,“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①促使生存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不论是其自愿与否都要走进世界历史成为世界历史性存在。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②“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而“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③

随之而来的,是交往格局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实现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加速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从总体上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政治全球化加强了各国在政治生活中的对话与合作,为克服民族国家的局限,解决危及人类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可供选择的途径;文化全球化使不同民族、国家的交往更为广泛,沟通更为便利,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裨益于人的全面发展。随着知识经济的逐步形成,以及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增加了各种信息知识与文化共享的可能。信息和知识的特性是它们不受限制的流动,并具有无限扩大的能力,它为每个个体自由平等地获得信息与知识开辟了道路,也为不同个体之间达成共识和相互理解创设了条件。每个局部的、地域的、民族的、国家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4.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6.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9.

个人的利益都面对着人类根本命运的理性抉择，在它的张力下，人们的命运紧紧地拴在一起。各种对话、交流和沟通成为当代人普遍的存在与发展方式，在这种存在和发展方式中，人与人之间达臻相互理解、视界融合的可能性正在增大。一种世界性的历史关系正在形成中，它也丰富和发展了人的本质。

作为分离的、个体的人正向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转变，也即是走向人类的存在、人类主体发展的阶段。教育，作为人类一种自觉的自我发展与提升的实践活动，理应主动推进人的生存型态的发展，从当代的现实情况出发，将世界历史性个人的生长发展作为其归旨，努力促进当代人的转型，人的转型，这已成为正在全球兴起的国际化教育的主题。

二、交往的人：国际化教育的新理念

人的历史转型虽然已发生于现实生活之中，但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中，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的“人”往往还停留于一个自我封闭的、自我中心的、孤立的乃至相互对立的个体中。近代以来的西方主流文化，“人”这一范畴只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着，这种个体性的存在其实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存在，“主体论的哲学逻辑，往往直接变成自我论的逻辑”。^①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杜威就曾指出过这种现象，他说：“外部的情形即使不是完全组织化，也在机器及其技术所创造的合作性中相对组织化，但是人的内部世界却是混乱一片。”^②他分析人们内部世界中的“个人”，也即是这种个人范畴还寄寓于美国早年拓荒期各自孤军作战的“拓荒者”的形象中，外部世界的合作与联系跟人们内部世界、观念中的自我中心主义的矛盾与冲突，使得人们充满了孤独

① 任平，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J]，中国社会科学，1999（1）。

② [美]杜威，新旧个人主义[M]，孙有中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79。

感和失落感。他指出：“只有当活跃于外部的组织力量反映在相应的思维、想象与情感模式中时，这种混乱才能被克服而走向秩序”，“他们才能重新找回自己”。^①如果说在杜威的时代，“合作性有长足发展……但它尚未达到为个人提供一个新的人生中心与秩序”^②的话，那么，在当今的时代，科技和生产高度发展，分工进一步扩大，交往日益频繁与密切，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狭隘地域性个人，相互分离、孤立的个人已开始向世界历史性个人转变。这种种的变化已经成为人们所普遍经验到的事实时，而在人的观念中所把握的“个人”却依然是一种唯我为中心的个体，这种范畴与现实的背离，是造成当今地域隔绝和文化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18世纪中叶开始，康德、黑格尔等思想大师以他们特有的睿智发现了隐藏在“人”这一范畴之中的时代性矛盾。康德分析当时的德国市民阶层特点，一方面充分肯定个人为追逐自己的利益的努力，是使人的潜能以充分发挥的动力，^③另一方面却又看到由这样的个人所产生的虚伪、贪婪和扩张等特性，批判性地提出了“世界公民”的概念，并以之为人的终极目标，至善的承担者。他所看到的人是具有“自然本性”和“道德本性”双重本性的人，其中自然本性是人作为个体存在的本性，而道德本性则超越了人的个体存在的界限而成为族人类存在的本性。他的理想人是作为个体的人，通过他们各自利益的追逐而成为实现族人类

① [美] 杜威. 新旧个人主义 [M]. 孙有中等, 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78, 81.

② [美] 杜威. 新旧个人主义 [M]. 孙有中等, 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78.

③ 刘放桐. 西方文化近现代化转型与道德价值观的变更 [J]. 天津社会科学, 1998 (4).

目的的工具。^① 黑格尔则通过自我意识发展的三个阶段来阐述“个人”这一范畴的发展。第一阶段是“单个自我意识”，它只认识到本身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第二阶段“承认自我意识”，其产生的基础是人际关系的产生，人意识到自己是为他人而存在的，并力求达到相互之间的承认；第三阶段为“全体自我意识”，这是一种相互作用的自我性，其中包容着家庭、乡里、国家以至一切美德，它构成社会的道德实体，这就是他所提出的“世界历史性个人”的概念。从康德的“世界公民”到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性个人”，都已经发现蕴含于分离式个人之中的矛盾，而力图突破这样的“个人”概念与范畴，赋予它普遍性个人的内涵。

进入 20 世纪后，由于建立在分离式个人范畴基础之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利己主义越来越暴露它消极的方面，由此引发的社会、文化矛盾和冲突更加尖锐化，西方有识之士对于这种“个人”范畴的反思和批判更加走向哲学——文化思考的中心。这种批判的结果是：交往的人——应运而生。

胡塞尔和梅洛-庞蒂都提出以交互主体、主体间性来取代个体主体性。胡塞尔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自我”，这些“自我”拥有一个共同世界，世界既是我的，也是你的、他的，自我与自我通过拥有共同世界而形成成为一个共同体，单一的主体性也因而过渡到主体间性，这种主体间性是通过“共现”、“统觉”、“移情”而实现的。海德格尔把“在世”作为“此在”的基本结构，也即在“此在”中渗入了世界与他人，企图说明个人不可能单独、孤立地存在，他总是与他人、他物不可分割地在同时、同

^① 刘放桐．西方文化近现代化转型与道德价值观的变更〔J〕．天津社会科学，1998（4）．

一世界中存在。^①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是个人之间具有的关系，交往的目的是建立主体间性，形成主体之间的相关性、统一性。一批后现代哲学家们同样也强调主体际的对话、沟通与交流。这些不同的阐释意在说明文化思维中“人”的转向，诚如有的学者所总结：“从笛卡尔以来，哲学家一直在绞尽脑汁解释：主体是怎样认识客体的。但是直到 20 世纪，哲学家们才开始提出这个更难以理解的问题：一个主体是怎样完全与正是作为另一个主体相接触的”。简单地说，当今文化所关注的是每一个个体是如何进入其他个体之中，以实现自我与他我的某种整合的。为此，对话和交往就成为突破分离式个体的重要文化范畴、教育范畴。把对话和交往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在这种生存方式中个体的自我中心化结构得以消解、扬弃，个人的存在获得了开放性和创造性，也使得建立在个体独立性基础之上的视野融合成为可能。^②

杜威十分重视这种转型中的教育作用。他批判了将个人与他人、社会绝对对立的旧的个人观以及建立在这种个人观基础之上的个人主义：“把合作与集体同个人相对立的习惯，有利于混乱和不确定的延续不断。它把人们的注意力引离了这样一个关键问题：个人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新社会环境中怎样重新界定自我，新个人主义将呈现怎样的品质？”^③ 他指出：“个人的精神和道德机构，他们的欲望与目的模型，都随着社会构成的每一次大的变化而变化。不受团体组织……约束在一起的个人只是些怪物。”设想把他们维持在一起的联系只是外在的，而并不反作用于思想

① 刘放桐. 西方文化近现代化转型与道德价值观的变更 [J]. 天津社会科学, 1998 (4).

② 何中华. 回到自身: 世纪之交的文化重建 [J]. 学术月刊, 1995 (5).

③ [美] 杜威. 新旧个人主义 [M]. 孙有中等, 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87.

与性格，从而产生个人的心性结构，这种想法是荒谬的。^① 他从而提出要改造社会、通过教育以利于“一种新型个人”的成长。他所主张的“新型个人”，是建立在人类社会相互作用，包括共同参与、利益共享的基础之上的。

当代对“人”的范畴的重新建构，其实质在于寻找一种具时代意义的和谐关系，达到对人之丰富内涵的全面理解，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新的文化意识和教育理念，这就是当代一些思想家、社会学家如杜威、佩鲁等人所臻善的“人的转型”。

三、培养走进世界历史中的新人

“人的转型”成为当代世界发展的潮流，它体现了时代进步和人的解放的方向，必当成为现代教育所追寻的方向与目标。正是在这种潮流中，培养“世界人”、“国际合作的人”等，已呈现在各国教育的视野之中。不少国家都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制订了教育国际化的培养目标。

美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制订的《美国 2000 年教育目标法》（Goals 2000: Educate America Act）中，强调了教育的国际化，提出了明确的培养目标，即采用“面貌新、与众不同的方法，使每个学校的每个学生都能达到知识的世界级的标准”。要通过国际交流，努力提高学生的“全球意识”、“国际化观念”。欧洲，特别是西欧地区，出现了作为跨国界、跨文化学习和国际教育的先驱——法国的巴黎大学和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并诞生了曾经成为世界教学/科研中心的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冷战结束以后，大力开拓留学生市场，几乎成为欧盟国家的共同战略。在亚洲，当高等教育国际化这一国际教育思潮自 20 世纪 50 年代悄然形成

① [美] 杜威，新旧个人主义 [M]，孙有中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87.

并被国际教育界、学术界、理论界人士逐步认同后,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也开始稳步发展。韩国为适应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专门成立了“21 世纪委员会”,提出的教育国际化培养目标是:努力提高学生国际化的意识,包括提高外国语言能力,增强“自主的世界公民意识,加深学生对各国多种多样的社会、文化知识的理解,制订系统的国际问题研究计划,加强对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宗教等问题的研究,强化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国际间的相互理解。”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提出“要培养世界通用的日本人”。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目标中提出:“只有做一个出色的国际人,才能做一个出色的日本人,在国际社会中要想生存下去,除了牢固掌握日本文化外,还应该对各国的文化和传统加深理解。”日本在教育国际化中还提出具体的培养目标:要求学生“懂技术、通外语、会经营管理,具有较强的国际意识,通晓国际贸易、金融、法律知识,能够适应国外工作和生活环境。”总之要“培养在国际社会中被信赖和尊敬的日本人,同时还应增进相互间的团结与发展”。

当代教育实践格局所规定的对象性个人,其思维方式、交往方式和话语体系也正因为需要我们作出根本性变革。与此同时,随着市场力量日益入侵到高等教育领域,高等教育在入学机会、学校转型、学术研究等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高等教育的目标、特征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极大改变。

——建立新的认知观。认识论是教育学、教学论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当然不是唯一的),但是以往的传统的教育学、教学论都往往停留在个别的知识论的基础上,把认识过程只看成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一个孤立的个体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过程,发生在一单独主体身上的认知思维加工过程,因此这种教育(学)知识论也仅仅从个体生理、心理的活动来揭示知识的内在机制,

它并没有去研究、揭示存在于个体身上的认识和思维是怎样在与他人、与不同社会共同体相互作用下发生与推进的，从而排除了存在于认识过程中的诸种社会文化机制。认识论中的主体也只能是一个单极的主体，如讨论教学过程中的主客体时，不是认为学生为主体，就是认为教师是主体，不论何方为主体均以排斥他方的主体性为前提，缺乏一种多极主体观，由于在这种认识论中排除了主体－主体关系的结构因素，也即是排除了认知过程中的社会性文化机制的作用，从而使得教育、教学中认知活动成为不可理解，尤其是看不到由多极主体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主体间性”（这里是借用已有的概念，并不一定与已有的概念同义）是实际影响学生认知发展、认知建构的现实因素，这种“主体间性”既不单独来自学生自身，也不是单独来自教师或其他同学，同样也不是单独来自教材参考书等，它是通过多极主体对话、沟通后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实现了不同主体之间的“视界融合”（这里也是应用已有的表述，与原有的表述不尽相同），使教育的影响找到“到达”于受教育主体的通道，有效地促进他们通过自我建构、重构的活动不断改善和发展其认知结构与认知水平（其实，就学生所要掌握包括接受、理解的知识而言，其中也包含了主体间性）。当全球化的信息交往网络被引进教育、教学领域中时，更是大大拓展了教育、教学中的主体的多极多维，学生们进入到国际互联网，在他们认识过程中也就呈现了全球性的主体－主体关系，如何构成这种主体－主体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结构所决定的人的认知发展新特性，更成为教育（学）认识论所面临的新任务。总之，世界历史发展使我们必须对以往教育学中的认识论根据作出新的审定，只有建立新的认知观，国际化教育、教学才有可能培养出得以走进世界历史的具当代认知和思维特征的新人。

——向所有人开放。国际化教育所要形成的认知和思维，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首先表现在对认知对象的开放。最能体现这种思维转换的就是大学教育由精英式培养转向大众式、普及式教育。19世纪60年代通过的《摩雷尔拨地法》（Morrill Act）实现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一次大变革。在二战尾声，《退伍军人权利法》（the GI Bill of Rights）生效，大批美国士兵涌入高校，高等教育大众化在美国已成星火燎原之势。时至今日，美国大约有1500万的大学生，这是一个世纪前的60倍，二战后的10多倍。除了入学率的增长，高等教育的研究、应用和公共服务角色也在扩张。教育要使每个认知主体走出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孤立、单线、片面联系的关系，使他们学会以一种“复调式”^①的解读方式去认知所要掌握的对象与文本，而不是以一个孤立个体狭隘的认识、视界按一种“独白式”的方法去进行认知活动，力求在认知主体与对象之间建立一种开放式的关系，以多种视角，用多种方法，从多种线索去开发出两者之间丰富、多面关系，置认知对象于开放的系统和过程之中。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就是要促使每个认识主体善于向其他认识主体（包括其他个体、群体、社会、人类）开放。在威廉·洪堡（1767—1835）时代，科学研究理想条件是“孤独与自由”，当今的时代，研究与认识仍然要求自由，但是“孤独”已为协作所代替，崇尚集体协作精神已经取代了对天才和精英的崇拜。这充分反映出，世界性的大生产正在向超大规模和超大系统演进，生产实践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人类的认识也日益向系统化的方向发展，作为走向世界历史的“世界人”、“国际人”，当今的实践活动绝不

^① “复调式”“独白式”是借用巴赫金分析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所用词，与原意并不相同。

是单凭个人的感觉和思维所能把握得了的，只有通过共同主体的共同认识活动才得以比较充分地把握。向他人开放应该说是形成、发展个体认识的内在机制。通过与其他主体的交往，在认知和信息的交流中才能超越个体的自然性和有限性，个体的认识才能成为历史的、世界的、属人的。在国际化教育、教学实践中要解除人的认识思维的闭锁性和排他性，以及个体知识的独断性、断裂性和间隔性，使受教育者善于发现自身的“知识空隙”和“逻辑裂缝”，善于从主体之间认知的碰撞流动中创新和发展已有的认识，更重要的，只有当认识在人与人之间开放，学生所认识的不仅是物，而且还有人（包括他自己）以及人与物的关系，这样的认识和知识对人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这时教育与教学所达成的不仅是认识而且还有理解；学生所掌握的就不仅是一个与人相分离的客体世界，而且还是一个赋予它新的意义的文化认知世界。

——一个公众认同的国际化教育话语体系。在国际化教育中的交往实践必将突显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所谓国际化教育话语体系是指一种为公众共同接受和认可的组织与观念形态，它是国际化教育进行交往和合作的中介和桥梁，它包括国际化教育的知识结构、价值取向、运行机制、传授方式、交流语言等方面。这在当今世界思想文化激荡，政治、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尤为重要。国际化教育交往层面上表现出来的本土文化和非本土文化包含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彼此在表现形式和价值取向上存在着相容和不相容的一面（并非文明的冲突），从而涉及不同文化的传播在国际化教育的交往过程中是否具有同样的合法性问题，分歧在于是否按照一种既定的文化观念进行筛选过滤还是充分考虑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所带来的文化观念的多样性。一个统一的、公众认同的话语体系的社会功能之一是要使国际化教育在获得更

多交往机会的同时,增强合作的积极效果,从而使多元文化在国际化教育交往与合作的话语实践中各自确立自身的文化地位,用人类共同创造的知识财富和文化产品的多样化来丰富走向世界历史中的“交往”个人。为促进每个个体认知、思维的发展,通过共同的国际化教育话语体系使每个个体善于使自己向他人、向社会、向整个人类的认识网络开放,通过多极、多重主体之间认识上的互动,自主地建构起具有时代特征的认知结构,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认知能力,并在这基础上形成人的整体的认识系统。

这种包括“共同”与“相容”的价值思维正成为国际化教育的一种全球性思维。近20年来,“学会关心”、“学会共同生活”^①已开始成为当代各国教育的主题。学会“走向他人”,学会与不同价值取向包括残疾人在内的人相容于一体,在追求人类发展与进步的目标下,做到对他人的尊重、宽容、关怀、理解,学会通过对话、沟通,克服狭隘的文化、价值偏见,从而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保障残疾人的人格尊严,不能保障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利,不可能是一个进步的社会、健康的社会,更谈不上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诚然,这种国际化教育中的思维变化和教育模式变化体现了国际社会中正出现并扩大着的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以及正在形成着的共同规则、共同教育,这些都是一个现代人、交往的人所必须承认和遵守的。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了解当代人类发展中所具有的世界化、全球化、一体化的大趋势,“不忘人类发展的大目标”^②。对于有悖这种大目标的,或在“全球化”、“一体化”的招牌下所推行的各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

①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亚太地区21世纪教育会议”上提出。

② 费孝通,李安国. 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J]. 北京大学学报, 1998(6).